

Yijing huanxi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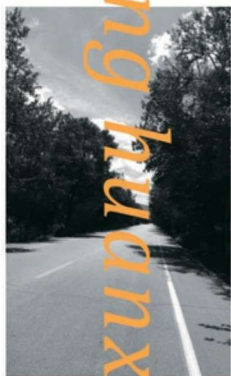
偶尔的酣睡 我的梦里从没有出现过现在 或者从那个山坡的村里走出的任何印迹
三十年的改变除了身体 思想好像仍是那几条沟里野跑的一个孩子 不过 手里割
牛草的镰刀还在 已备随时刻意自残自己脑袋里的东西 就像个田鼠洞 我的思想
里也存在这个那个岔道或者救生的辅助洞口
但就像一大片庄稼地里 正午的太阳白的 苍茫大地就我一只田鼠支棱着前蹄
看着远方 看累了 扒拉出已经成熟的口粮 衣锦还乡

衣锦还乡

孙峰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Yijing huanyang

衣锦还乡

孙峰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衣锦还乡 / 孙峰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78-3976-1

I.①衣…II.①孙…III.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5417 号

书 名 衣锦还乡

著 者 孙 峰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装帧设计 王明自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同方知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745 千字

印 张 40.5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976-1

定 价 68.00 元

题记：我无意祭奠过去，
但这三十年间的每个瞬间都清晰地刻在心间，
无须翻动仍时时涌出，奋斗、巧合、困惑、不堪……
只是太多时间都在质疑：这是我？这不是我？

第一章



冬至刚过没几天,那场雪就来了,纷飞好几天不止。

自下雪起,关庄镇里就没人见过张和尚露面。这日清晨,刘胜冒雪喊了几个人去了张和尚在洞沟村后山栖身的破窑洞,只见张和尚一身破旧单衣,蜷缩在窑洞的土炕上硬邦邦的,也不知死了几日了。

站在雪地里,刘胜跺着脚给我打电话:晓风,电话咋的一直占线啊!给谁打呢?

一大早来上班,有几个事情都推掉了,只是反复拨打雪梅的电话,但她就是不接。婚后的日子不好不坏,磨合着有了孩子,她却突然提出离婚,并且如此坚决,甚至不再给我解释的机会。

心烦意乱,刘胜的电话进来让我得以喘息,无奈的心境,喃喃自语:先放放吧,缓缓,她冷静了再沟通。

随即就把坏心情迁怒给这位我最好的朋友:我给谁打电话都得给你汇报汇报啊!

刘胜有点莫名其妙,但仍旧是大嗓门:张和尚死了!

打了个冷战:啊!怎么死的?啥时候死的?

电话里听见刘胜吸溜鼻涕,话音里还有风吹的刺啦声响:下雪前我还把你捎回来的烟给他送了,当时好好的,还笑嘻嘻地撕开一条让我抽呢。最近镇里没人办红白

事,也就没人找他,没承想说没就没了。好在山里没狼了,那孔破窑洞也跑风漏气的像冰窟,老鼠估计都嫌冷,要不他的尸骨早被啃干净了。

放下刘胜的电话,我点了根烟抽了两口,张和尚好像笑嘻嘻地摸着脑袋就站在跟前。不由叹了一口气:他一辈子的选择是啥呢,既没有身不由己,也无所谓咎由自取,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就这样过去了。

胡思乱想间,突然想起个事情,马上拨通胡如山手机开门见山:胡厅长,张和尚,就是张大师死了,我准备回去打发,您呢?

那边没有丝毫犹豫:我跟你一起!现在走?

咬咬嘴唇:是,我怕下雪路上不好走。

胡如山没有思考:那行!二十分钟你下楼,我过去接你吧。

放下电话,叹口气关电脑锁门。

路上我跟刘胜通了几个电话,一一安排张和尚的后事如何处理。

由于山路全是积雪,车到关庄镇就无法再前行。刘胜在忙活,我跟胡如山就到刘利明的医院食堂简单吃了口饭。饭后我们赶到村口,刘胜领了一帮人已经在那儿“捆绑”棺材,我们站在一边看,刘胜走过来:哈哈,给和尚买了全套的寿衣,估计他这辈子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呢。

胡如山喊司机拿过包,坚持要付棺材及寿衣的钱,刘胜推辞,但我开口:由了他——这是他几年前对张和尚的承诺。

积雪都过了脚脖子,十里山路,刚开始大家还走着聊着,一半路不到均不再说话,专心走路。退耕还林后,县里怕车上去,就用推土机把当年我费劲巴拉修好的路一截截挖断,一个个大坑就是晴天也不好走。

个个气喘吁吁连滚带爬的,尤其是抬着棺材,放下溜到坑里,再推上去,大家伙叫苦不迭。就要到山嘴的时候,又是个大坑,小伙子们如法炮制,放下棺材先下去几个,再把棺材推到坑边溜下去。

我站在边上喘着气,接过刘胜递过来的烟,有些歉意地对他说早上电话是给孩子的母亲说事情,搞得心情不好。刘胜拍着我肩膀:你们啊,整天吵闹不休,黏黏糊糊,要不分利索,要不就对付着过!

我抽口烟叹气:说的也是,但孩子两头都不舍,没办法利索啊!

刘胜突然奇怪地看着我:最后一次见张和尚,就是去送烟的时候,他说起你。原话是——我和尚一辈子大事不骗人,但晓风这娃我骗过,他知道了还对我这么好。他说这啥意思啊?

看棺材已经过了坑,我摇头叹气:不说这个了,走吧!

胡如山在旁边接了句话:孙处长,这就是咱当年凑钱修的路吧?物是人非啊!

点着头,看着不远处的山村,破败的房子、倒塌的窑洞在白雪映照下越发的凄凉,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已经荒无人烟,张和尚的死真正给这里画了句号。

默默穿过村子,路过鹰眼泉,发现枯涸几年的泉眼又有水气冒出,刘胜说去年夏天泉水恢复了,只是时断时续的。

没心思琢磨这个,我们一行个个满头大汗才走到张和尚栖身的窑洞前。天已擦黑,好在白雪皑皑有些亮光。我跟胡如山走进窑洞,远远看了眼已经发黑的张和尚,无悲无泪,弯腰点根烟放到他炕头就退出来。早已等候在窑洞门口的原洞沟村十几个人拥进去,七手八脚给张和尚套上衣服,盖板钉棺。

人群退到一个山坡后,几个后生爬到窑洞上的山崖,将埋好的炸药点燃,一声沉闷的声响后,山石乱土夹杂着白雪滚落,很快将窑洞掩埋不见。

张和尚生前有话:死后不管谁打发,不进祖坟,死哪儿埋哪儿!

待尘土雪屑落尽,胡如山上前点响一串鞭炮,噼里啪啦的声响中,夜幕沉沉。

返回关庄镇路上,听跟刘胜一起来的一帮人议论:这个败家子死得风光着呢,一个厅长一个处长亲自给送终……

胡如山估计也听懂了这几句方言,他拍拍我肩膀发自内心的感伤:张大师真是传奇啊,只是他为何把自己过成这样,也太凄凉了!

我没答话,回头看着山村的方向,只有山的轮廓隐隐,张和尚的音容笑貌似乎就在山头:和尚我这样多自在啊!

进了关庄镇天已漆黑,刘胜在村口拉开一直夹在胳肢窝的包,去打发张和尚的人围上来依次接过一张百元钞,然后跟我打个招呼就散去了。

胡如山问为啥发钱,刘胜笑着回答:工钱啊。

胡如山看我一眼:不都是原来你们村的人吗?

我还没想咋解释呢,刘胜快人快语:好我的大厅长啊,现在还管哪个村呢,用人人都要给钱的。

胡如山示意司机点钱还给刘胜,我拦住:胡厅长,这个真不用您出了,我跟刘胜也应该出点的。

刘胜跟刘利明陪着我们到了县城,然后径直走到一个当地特色的饭店,炸面坨、小米捞面条、野菜——胡厅长吃得很舒服,我没胃口只是简单喝了碗小米捞面条,酒倒是没少喝,但越喝越清醒似的。

饭后已是晚上十点，本想回家见见父母再走，但出饭店看天又在飘舞雪花，怕高速封路，于是打电话给家里说了声就直接拐向去省城方向的路。

刘胜跟刘利明送我们到高速路口，我下车跟刘胜告别，胡如山也下车跟他打了个招呼。刘胜拉着胡如山的手：官身不自由！厅长闲了再来，我带您上山打兔子去！

胡如山答应着笑着又钻进车里，刘胜从车里拿过两条烟递给我：路上抽吧！你这次来去匆匆家也不回，真有你的啊！我一会儿去家里看看！

觉着脸有点红，赶忙解释：马上要过年了，手头一堆事要处理。忙过这几天再回来吧。

想了想，我把手上的烟又递过去：你把这烟给我爸吧！

刘利明在旁边伸手给我推回来：孙老师抽烟还用你管啊！走吧走吧，一会儿真封了路呀！

车子上了高速，天已经黑透。我递根烟给胡如山，他接过点着好奇地问：孙处长，张大师说骗过你，怎么回事啊？

我苦笑了下，深深吸一口烟：走到今天，我的努力都跟他的一句话有关系吧，但这句话本来是我父母的意思，只是强求他用算命的形式告诉了我。

胡如山更加纳闷：大师告诉你啥了？

看着缭绕在车厢的烟雾，我告诉胡如山，张和尚给我算命是在我就要读小学的前一天，三十年了，那个场景历历在目。

张和尚说我肯定是“吃公家饭”的！

胡如山似懂非懂：“吃公家饭”？就是“农转非”吧？

我把车窗户开个缝隙，一股冷空气刺进来，唰唰的风声里我把烟头塞出去，看着火星四溅在玻璃窗外，瞬间不见：算是吧！但好像对我而言，比这个还要多很多的内涵！

说到这里，我拍拍胡如山的手：厅长老哥哥，一路闲着也无事，我给您好好讲讲张和尚吧，就是您说的大师。

一路到省城的三个多小时，我跟胡如山话题就是张和尚，依旧没有悲伤甚至连同情都不用，淡淡地讲着，从我听到关于张和尚的故事，还有我自己看到的知道的张和尚的故事。

张和尚本名张勤，无子无女，娶过俩老婆都被他打跑了，一辈子最大的功绩是将偌大一份家业折腾到一点不剩，尤其是他将放祖宗牌位的檀香木小阁楼换回两口袋小麦的举动，在三乡五里广为流传——生子如张勤，不如无后人！

我和张和尚都出生在张家沟,且都是在张家宅院。高中时查地图,我才知道故乡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太行山,确切说是太行山脉南段的尾巴上。

上世纪初,一部分山东、河南省逃难过来的人,见这里荒山野坡的,可以开荒地,气候也还不错,于是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后来陆续有亲戚啊老乡来投奔,一家带一家,逐渐成了三洞五沟八个小自然村,土改时统一要设一个行政村,当时的土改队长——就是刘胜的父亲,掐头留尾,取名洞沟村,延续至今。

所谓三洞五沟就是刘家洞、陈家洞、马家洞,杏林沟、桃林沟、核桃沟、李子沟、张家沟,这些名字由来更简单——刘家逃难到这里占了个沟开荒地,刚来找个破山洞栖身,随后开出地来糊口,再找个相对平坦的坡挖窑洞,围起院子,逐渐成个家的样子。后来的见刘家占了这条沟就说,那是人家刘家的窑洞,咱去另一条沟吧。而杏林沟、桃林沟等地方因原本就有大量的野杏树、野桃树而得名。

三洞五沟中,张家沟最靠近关庄镇,历史也最长,也是名正言顺张家的沟——好像是从道光年间整条沟就都属于张家了。张家沟地势相对平坦,梯田林立,有泉有林,当年张家是关庄镇的大户,张和尚的祖爷爷跟兄弟们不和,自己分家到这里。

历时百余年,到张和尚父亲手里,他们家在半坡修的宅院已经达到上下七层,层层有院,院内有窑洞有瓦房,上下相连,石道平宽能跑马过车。院墙又高又长,全是大青石堆砌,厚重结实。

那年我带一帮朋友回去,胡如山指着张家高墙上面的一个个坑问是什么,刘胜拉过人群里的张和尚让他说,张和尚接过胡如山的烟,等点着了才满不在乎地说:日本人的小钢炮轰的呗——当年八路军在这里临时征用当医院,日本人围过来打了半天打不进来,好不容易把大门炸了窜进来,八路军早从后门出去沿后沟跑远了。

我和张和尚都出生在正月里,也都是凌晨时分,不同的是张和尚出生时,张家灯火通明,所有长工、短工、佣人、老妈子都守候一夜,附近有名的接生婆请了好几个,还有个云游和尚坐在他家客厅慢慢吸着茶,间或诵会儿经。

听我母亲讲,生我时难产差点要了她的命,当时在场的只有我奶奶,我父亲连夜去关庄镇请来医生,我才算呱呱落地,这时父亲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一只鞋来回跑了二十里,没穿鞋的脚被山石扎得到处是血。

最不同的是张和尚十多岁就开始变卖家产,等到三十多岁就孑然一身,光棍出门搬到山后一孔废弃的破窑洞。而我三十多岁领了一帮有钱的朋友回来,随后将关庄镇到张家沟的路拓宽铺了油——这是张家一百多年都没做成的事情。

那是我最风光的一次衣锦还乡,当时刘胜的父亲还活着,尽管已经很迟钝,但断

断续续说的话让我得意很久——你晓风是咱三洞五沟最有出息的一个了。

那晚的篝火将张家院子上下照得通红，洞沟村一半多村民从三洞五沟赶来，盛况空前。

张家财富越积越多，但香火一直不旺。张和尚的父亲三代单传，娶了三房太太折腾了二十年，直到四十岁二房才有了张和尚——据张和尚自己讲，这得益于那个游方和尚，所以自己的小名就叫和尚。村里有文化的不多，知道他大名张勤的更少了，所以除了私塾先生，张和尚这个名字被一直叫到死——说来可笑，张和尚最著名的口头禅就是“和尚我”。

后来张和尚的三妈又生了个儿子，取名张俭。张和尚的爹给俩儿子取名勤俭，意欲一清二楚，但这俩宝贝叫勤的懒惰出格，叫俭的奢侈成性——好在张俭不到二十就被抓了壮丁，后来不知道死在哪个战场了，要不张家破败会提前十几年——张和尚说自己弟弟是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是烈士。理由是他在县里的烈士陵园纪念碑上找到“张俭”的名字了。村里人不信：那你咋不申请烈士家属补助呢？张和尚嘻嘻笑了：死的是我弟弟，又不是我。

我记事时，那个游方和尚还来过张家沟，印象中是个高大的人，一身灰布衣服，手持佛珠，面带慈祥。这个游方和尚来后必住张和尚“家”——跟其同吃同住，要知道张和尚住的窑洞一贫如洗不说，那个脏啊，有次上山割草下大雨，我曾捏着鼻子进过那孔窑洞，但很快就淋着雨跑回家——烟熏火燎的黑灰布满窑洞，土炕上有床你分不出是草还是棉絮拧巴在一起的被子，枕头上的脑油刮下来有二斤……

张和尚的由来是他自己讲的，我是亲耳听到的。

一到饭点，张和尚就拿着自己那个铜马勺窜到一家等饭吃，说起来这个人偷不摸，也从不开口要。进你家后，拿起扫帚就扫院子，如果这家有孩子就说：来，和尚我给娃讲个故事。其实扫院子也就比画那么几下，故事也往往讲一半饭就熟了——他是闻着味来的，然后把那马勺伸到锅跟前，山里人善良且都习惯了，几乎没人骂过他，也都是先给他舀上，张和尚连个谢谢都不说，端上就走。

张和尚每天换一家，穷的富的，吃好吃坏给多给少都这样——几十年就这么活着，大家也早已习以为常。

张和尚手极巧，糊纸花活灵活现，尤其是糊纸仙鹤更是一绝。在三洞五沟还有关庄镇，但凡死了人，张和尚必定不请自到，去后就拿笔开单子：红白黄黑纸各几张、竹竿长短各几根……这个时候的张和尚往往想吃什么会要求主家给做点。当地风俗人死要放七天，张勤天天早早就到，吃罢晚饭才走——花圈、纸鹤总是最后一刻糊好，等

到死人出殡,吃了宴席嘴一抹,从管事的那里再拿两盒烟——最后撂一句“这是和尚我劳动所得”才离开。

那次张和尚去我家蹭饭,恰好那天我母亲不在,姐姐做饭慢,我得以听全了张和尚由来这个故事的全部——当时听着觉着出奇,现在想来,那个故事的真实度值得怀疑但又好像无懈可击。

关庄镇及洞沟村的老一辈人都知道,张家最早起家靠的是打卦算命看风水,且名气很大,传到张和尚祖爷爷辈上却戛然而止。当地人说张家买房置地已经是大地主了,不用伺候人了,张和尚说这个说法不对,是干不下去了,再干就要掉脑袋喽。

祖辈相传,张和尚祖爷爷是张家最厉害的,据说此人算命从不问,来人站到他家庭院不用开口他就能说出此人来历,人送外号张仙。当时任上有位县太爷听闻此事不信,乔装到张家,一进门张和尚的祖爷爷就“扑通”朝他跪下了,县太爷当时就愣了,其刚上任月余,当地人基本都没见过,更不要说这穷乡僻壤,基本不出门的算命人。

震惊之余,县太爷问:为何下跪?

张仙跪在那里低头答道:父母官屈尊光临,蓬荜生辉,草民一跪谢恩!

县太爷随即问:我来何事?

张仙答:无事,只求一解。

县太爷哈哈大笑,扶起张仙后在张家留下仨字:真如仙。

县太爷走后,张仙召集家人宣布:自此不再打卦算命看风水,且张家后人只能学不能用此技。

自此不管是谁,不管拿多少谢钱,张仙说到做到,连门都不让进。

半年后,县太爷再次来临,这次是八抬大轿鸣锣开道,张仙跪迎进家,县太爷又问:我来何事?

张仙答:草民不知!

县太爷再次愣神。

张仙再跪:草民月前得了重病,痊愈后便不能算事!

县太爷天资聪慧,很快明了,说:那不问事,问对错。

张仙思索良久,模棱两可:天高水长。

县太爷抬头看着挂在中堂的那仨字,半晌后微笑:真如仙也得活在凡间。

县太爷走后,张仙的儿子问缘由,张仙说这位县太爷接到一案,原告被告在当地都有势力,且都有比县太爷官大的撑腰,都得罪不起,昨夜县衙里匕首黄金同时送到,他左右为难,来问此事。

张仙接着告诉儿子：此人不久将告老，我知谁对谁错，但不能明示，他的随从中纠缠双方都有人在，一字不慎，全家灾祸。

不几日，那位县太爷告老还乡，张仙亦不再操旧业，自此专心农耕。

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赶集回来。父亲看见张和尚调侃他：又讲你家那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吧，说说你为啥叫和尚？

张和尚笑嘻嘻地说：讲就讲，给我炒碗肉吃就讲。

父亲指着我对张和尚说：你给算算这孩子长大有没出息，算完了给你炒肉。

张和尚马上大义凛然：有祖训，只能学不能用！

母亲从篮子里拿出条猪肉，插话说：算算吧，我马上给你炒肉去！

张和尚咽了口唾沫：去他的祖训，孩子你伸出手让我捏捏。

这是我所知道张和尚的第一次算命，尽管大伙都知道他懂这些，但只要你提这个事张和尚从不开口且大多时候转身就走。

我爷爷曾在张家当过多年长工，后来张家破败，张和尚有个头疼脑热买药的钱大多是爷爷奶奶给他，这个没心没肺的人偶也有感恩的举动，而他在这方面的能力我父亲领略过。

父亲的爷爷过世后，我爷爷去找张和尚给看个坟地，在张家多年扛活，他知道这方面方圆几十里没有人能比张家后人强。但张和尚死活不去，只是答应跟在后面看看，无奈我爷爷另找了个风水先生看。

看坟地时，张和尚跟在后面一声不吭，直到看好一块坡正要下罗盘定方位，父亲发现张和尚一直摇头，便拉了拉我爷爷的衣服，我爷爷就对风水先生说：劳您再辛苦辛苦，我觉着此处不是最好！风水先生看了眼跟在后面的张和尚，哼了声，连谢钱都不要甩手走了！

后来听我爷爷讲，风水先生走后，张和尚搓着手看天看地，随后急乎乎就走，径直上了一个山坡，走到一个地方蹲下看四周，然后绕了个圈就回村了。我爷爷走上前见张和尚的脚印踩倒杂草，那个圈正好是一个坟茔的大小，赶紧招呼随行的挖墓人上前。我爷爷后来给张和尚买了两条烟，他拿上仍旧是那句“这是和尚我劳动所得”。

我爷爷我奶奶都高寿九十，无疾而终，我父亲后来从民办教师一直干到县教育局副局长，三叔当兵出去后来官至团长。到我这一代，在农村长大的堂兄弟姊妹十五个，有十二个考上大学，吃上公家饭。尽管这个公家饭现在看来未必就是张和尚当年嘴里的那个“公家饭”，但奶奶去世前还念叨张和尚的好呢：坟地是人家给踩的呢，你们要替我照顾他。

张和尚粗糙的手捏着我的手，我异常激动心如撞鹿，好像麻木般任由他捏了左手换右手，再听他问了父母我的生日及出生时辰，然后放开我的手说出一句话：这娃儿是吃公家饭的！再问什么都不说了：做饭去吧，我接着给孩子讲故事。

张和尚的父亲二十娶亲，三年见老婆肚子没动静就娶了二房，又三年娶了三房，但年近四十仍无子嗣——纳闷不已，从祖坟到老宅到自己的生辰八字，怎么着卜算自己都应该是至少有两子的命啊。

更纳闷的是，他怎么推算自己都是皇帝命——这差点没把他吓得背过气去，虽说当时兵荒马乱的，但自己一不带兵，二无啸聚山林之心，哪来的皇帝命。但怎么推算都如此，这让他差点发疯。

这一日，他满腹心事到关庄镇赶集，胡乱买些东西正准备返回时见一陌生的游方和尚坐在关庄镇土地庙门口，有几个人正在问询打卦。他下了马车走到跟前，听了一会儿见此游方和尚说得头头是道，是个高人，便等到无人时上前问了一卦，不等这和和尚说完便邀请其坐上马车一路赶回家。

他问：我母生病在床，何时能康复？

游方和尚答：你问哪个母亲，两个都在床上躺着。

张和尚的爷爷娶亲两房，当时母亲姨娘确实都生病在床。

回到家中，张和尚的父亲赶紧安排一桌素席，待这位游方和尚吃罢，遂泡上清茶请到上房，先问自己命运再问为何子嗣难求。

游方和尚转动佛珠，闭眼听张和尚的父亲报八字，然后说了一席话震惊得他差点顺椅子溜到桌子下。

张和尚故事讲到这里停顿，西窑洞里飘出的肉香让他大大咽了几口唾沫。随后才接着说了那位游方和尚的话：

你妈生你在东房，你是当朝一皇；你妈生你在西房，你终归会和我一样！

张和尚的父亲听他妈说过，生他时是个夏天的大中午，本在东房待产，但那日烈日当空，热不可耐，随后家人将她抬至西房，没多久张和尚的父亲就生出来了。

那子嗣怎么百求不到呢？张和尚的父亲满脸崇拜接着问。

游方和尚叹了口气：其一你是和尚命，其二不要也罢！

张和尚的父亲随即就跪倒在那游方和尚脚下，声泪俱下：求大师指点明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我死了怕没脸见九泉之下的先祖先辈啊……

游方和尚再叹口气：命中劫数，命运使然。你族兴盛百年，该断则断，即便顺延一代，仍是天数啊。

张和尚的父亲长跪不起，哀求不止：我辈使命完结，子孙自有子孙祸福，求大师指点一二……

游方和尚站起身，扶起张和尚的父亲：好吧，我来告诉你子嗣何故不到，只愿你将来不要恨我就好！

张和尚的父亲刚要表态，游方和尚挥手：此沟可有一泉？

张和尚的父亲连连点头：有有有，鄙宅向上五里即到。

游方和尚转身坐回椅子：明日你招工匠，在此泉下游一百步拦坝蓄水，方便周边百姓饮用。

张和尚的父亲马上心如明镜，忙不迭答应，游方和尚随后婉拒他的再三挽留，告别而去。

一年后，张和尚诞生，为感谢当年那位大师，张和尚的父亲给其取乳名：和尚。

张和尚出生前一天，那个游方和尚不请自到，张和尚的父亲百般礼遇，几乎是寸步不离地殷勤招呼，只是满脸忧色。

鸡叫后，天微明，远山影影绰绰。

张和尚的哭声传出，下人跑过来恭贺他喜得贵子，张和尚的父亲仍不动声色陪游方和尚喝茶、闲聊，只是淡淡地回了句：知道了。

当时我奶奶就在旁边伺候着，后来她跟我回忆张和尚父亲和游方和尚的对话。

游方和尚：得子有忧无喜，何故？

张和尚的父亲：此八字暗合大师当年所言，不要也罢，何喜之有？

游方和尚：天数如此，无喜无忧。

张和尚父亲：大师真的无解？

游方和尚转动佛珠，闭目诵经。

此时，年仅十岁的我奶奶上前换茶添水，一夜无眠手脚发软，咣当将和尚面前的茶碗掉落在地，碎片四溅。

游方和尚睁开眼，挥手制止住张和尚父亲的责骂：此丫头后人可关照你子，请善待。随即挥手让我奶奶离开。

天大亮，我奶奶进房送热水，见游方和尚已经离去，张和尚父亲伏案打盹，本来乌黑的头发一夜后已然花白。

此后，张和尚的父亲对我奶奶另眼看待，并交代三房太太不准磕打。

家贫如洗，上有俩哥仨姐，为口饭吃，我奶奶八岁便被卖到张家当丫头，十五岁由张和尚父亲做主嫁给我爷爷。

我奶奶给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问张和尚的父亲后来去哪了,我奶奶说:不知道,张勤十二岁张俭八岁那年,不知道为啥突然就不见了,当时有说土匪绑票、有说出家、有说进山打猎让狼叼走了,反正再没回来。

我奶奶后来专门伺候张和尚,五岁时他爹给他请回个先生,没几日先生就告辞:日日如此——在院子里活蹦乱跳,一进书房念不了几句就呼呼大睡——先生气不过,一脚将其从凳子上踹到地上,更好,舒展四肢睡得更香了。

张和尚的父亲没有挽留,也没再请过先生,自己每日教张和尚认字背句——正经书一如既往,睡!但一说到周易八卦马上精神抖擞。张和尚的父亲无奈,只好因材施教,将自己所知倾其所有,但每次教时都将我奶奶支出书房。

我奶奶十五岁那年,张和尚的父亲将坡上两孔放草垛的窑洞拾掇了一下给了我爷爷。我爷爷和我奶奶完婚后不久,又拨给我爷爷两块坡地——张家的善举在三洞五沟传为佳话,自此我爷爷奶奶脱离长工丫头的称呼也脱离了张家。

若干年后,土地革命中,张家的老宅被分给大伙,我爷爷也分得两间房一孔窑洞,但他们坚决不住。并从那时起他们没踏入张宅一步——父亲娶亲也没住进那两间房,同样再没进张宅的还有张和尚——他在土地革命前已将所有家产变卖给人,孑然一身搬到后山。

张和尚父亲那个秋末的突然消失,对于张家就像被抽掉了脊梁,虽没有烟尘荡起,但整个家族不到十年就轰然倒地。

先是大老婆莫名发疯,不吃不喝到处乱跑。两个月后的清晨,早早去挑水的刘胜爷爷发现她死在鹰眼泉前的那个围坝里,都被冻成了冰疙瘩。

刚进腊月,张俭的妈——三老婆跟一个磨刀磨剪子的跑了,张和尚的妈妈求人追了几天,没有下落,只好作罢。

过年还没到十五,张家又遭了抢,虽说人都没事,但槽上的十多匹马及骡子都被牵走……

张和尚的母亲在春天遣散了大多外地长工,随后踮着小脚走进张家沟的每一户,将张家的地分给大伙耕种——只收少量的粮食,但有个条件是大家必须关照他们孤儿寡母。此举赢得整个张家沟的拥护,张家的地都是缓坡地且都肥,租子又只收象征性的。随后一帮年轻后生自发轮流到张家下夜,虽说这让张和尚的母亲名声扫地,但在走马灯似的过军队的年代,张勤张俭哥俩都得以成人。

张和尚十八岁娶了第一个老婆,是一个逃难的河南姑娘。张和尚的母亲给了那姑娘他爹一袋小麦,这么亲就成了。但不到三年,没有留下一子半女,莫名地就被张

和尚一顿暴揍打走了。媳妇半夜出门后,听到动静的张和尚的母亲要去追,张和尚却搬了个板凳坐在大门口,声言谁敢出门就打断谁的腿。

张和尚的弟弟张俭生性随意,狐朋狗友三洞五沟、关庄镇遍地都是,只要手头有,天天聚一帮子喝酒吃肉,吆五喝六。在十五六岁时,不知被什么部队抓了壮丁,后死在不知什么地方。

三十多的时候,张和尚的母亲又收养了一个逃难的女子,但此时连年战乱、灾荒,土地也基本都荒芜,偌大个张家基本只剩空壳子。这个女子跟张和尚圆房不到半年,因为偷吃了张和尚藏起的几个白面馍馍,被张和尚差点打死,勉强等身上的伤好点便含泪离开,张和尚的母亲这次没坚持去追——她已经浑身浮肿,不知得的什么怪病。

不久张和尚就成了孤家寡人,把他妈埋进祖坟的当天,这个败家子就将家里仅剩的牲畜两头牛及一匹拉车的老马卖了,换回的粮食及肉让他好活了个把月。

随后开始,一间间房,一孔孔窑洞,坡地、水地,只要有人要,给钱就卖……

张家大宅子最后三间房两孔窑洞及前门,外加祖坟所在的地统统卖给了刘胜的爷爷,字据写好,张和尚揣上钱,提溜着喂牲口舀料的马勺,抱着祖宗牌楼,夹着床被子头也不回走出张家,至死没再回去过。

张和尚卖掉所有一切不到一年,土地革命开始。随后就有两个经典在三洞五沟开始流传:

第一个经典:张和尚卖了个贫农、刘胜爷爷买了个地主——确实如此啊,张和尚身无分文,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贫农!刘胜爷爷做小生意辛苦赚钱陆续买了张家十间房、四十余亩地,地主!这个经典最绝的是,张和尚以贫农的身份又分得此前卖给刘胜爷爷房子中的其中两间——他没回去住,连看都没看,不几日就将这两间房又卖了几个钱吃喝了。

第二个经典就是前面提到的,生子如张勤,不如无后人——张和尚最后将祖宗牌楼都卖了——那个牌楼是楠木的,雕刻极其精细,上下七八格,依次放着张家列祖列宗的牌位,张和尚将牌楼卖给一个外地收古董的,随后将祖宗的牌位用块破麻袋片子胡乱一包在祖坟前刨了个坑埋了——有村里人看见问他,你死了不怕你祖宗打你狗的吗?张和尚笑嘻嘻地说,和尚我才不进祖坟呢,死哪儿埋哪儿!

给我算前程那天是个晴天,本来就为第二天成为一个小学生激动呢,张和尚这句话就像火上浇油——下午看天上明晃晃的太阳觉着自己早晚都会灿烂,晚上看着天上的星星觉着自己命里注定早晚也会闪烁。

后来母亲把那整条肉都给炒了,我和姐姐每人只得到一两块,其余一股脑都倒进

张和尚的铜马勺里,外带三个大白馒头。

二十年后,我从省城回到老家小住,其实是关掉手机思考前程。

当时父母亲已经跟随弟弟住到县城,只是偶尔回张家沟,我说要回村住,母亲二话没说便陪我回去了。

时值深秋,从关庄镇到张家沟的路两边,野花摇曳,偶尔一群羊散落在路边坡地上,羊倌悠闲地挥着鞭……心情焕然一新。

沿途停顿多次看风景深呼吸,母亲也不问我缘由。黄昏时分我将车径直开到半坡老窑洞的家——这是爷爷奶奶一直生活的地方,父母搬到县城前将我们家的房子窑洞全卖了,征求我意见时,我让把这两孔窑洞留下,并出钱让弟弟好好收拾了一下。

站在窑洞前的小院边,多半个沟尽收眼底,山里的季节总会比外面的世界来得晚些。从弟弟家出来,见县城两旁的杨树已经开始落叶,关庄镇附近的杨树、榆树叶也发黄摇摇欲坠,但在张家沟,满目绿中掺黄,间或有些杂草枯木夹杂其中,在火红的夕阳下衬托得矮灌木越发油光发亮。

回到老家第二日,我和母亲坐在窑洞前的果子树下吃午饭——满头白发茬子的张和尚提溜着他的铜马勺蹒跚进来,我赶紧站起来要扶他到桌前坐,张和尚执意不肯,只是伸过马勺:倒上倒上!

母亲将桌上的菜每样给他拨了些,又拿了几个馒头放进去。我进窑洞从包里掏出两条烟递给他,张和尚嘿嘿笑了声:这是好烟,我省着抽!

送他到门口,张和尚看着我停在坡下的车:不错不错!昨晚看见有车进咱村,知道你回来了,今天就过来了。

我有些许衣锦还乡的得意,笑了笑对他说:我爸妈当年逼着你给我算命,最后我才吃上“公家饭”,才有今天。

张和尚愣了一下,随即嘻嘻笑了:那个事情啊,想起来了。不是他们逼的,是我嘴馋了。

我也愣了一下:当时,老刘家给你买鱼买鸡你也没给刘胜算啊!

张和尚摆摆手:当时我不馋!

我张口想继续问,张和尚脸上突然出现难得的严肃:回来就多住几天吧,以后没机会了!

看着张和尚蹒跚走远,我返回饭桌已经没了食欲。

随后我跟母亲谈起那次算命,母亲笑了:你还记得啊,其实那次赶集买肉就是给张和尚买的——你爸知道他该来咱家吃饭了,先在路上给他嘱咐好的。